

# 你像狗，吃完就走

恩顾 / 著  
源雪 / 绘

1.3M

云南出版集团  
云南美术出版社



# 你马像狗，吃完就走

恩顾 / 著

源雪 / 绘

云南出版集团  
云南美术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竹马像狗, 吃完就走 / 恩顾著; 源雪绘. -- 昆明:  
云南美术出版社, 2015.1  
ISBN 978-7-5489-1782-3

I. ①竹… II. ①恩… ②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5381号

责任编辑: 师俊 韩洁  
特约编辑: 苏盈  
美术编辑: 何晓静

# 竹马像狗, 吃完就走

著 者: 恩顾

绘 者: 源雪

出版发行: 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美术出版社(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)

印 制: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1/32 889mm × 1240mm

印 张: 6.125

字 数: 136千字

ISBN 978-7-5489-1782-3

定 价: 25.00元

---

##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57562

官方网址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# 目录

## 第一章

孪生..... 001

## 第二章

实习..... 015

## 第三章

立功..... 031

## 第四章

开除..... 049

## 第五章

嫌犯..... 067

## 第六章

内奸..... 083

## 第七章

行动..... 101

## 第八章

怀疑..... 121

## 第九章

监禁..... 135

## 第十章

真相..... 151

## 番外

兔子..... 167

## 第一章

# 孪生

“这样呢？”杜卯温和地笑了一下。

“还是一脸坏样，”华南虎摇头：“你什么时候笑得不像杜卯，就像杜寅了。”

杂草灌木丛生的山林一角，一个穿迷彩服的高个子青年落单了，他撕破右腿裤管，大腿外侧有一处伤口，血流不止。

“组长，组长！你的坐标？”青年的对讲机里传出嘈杂又焦急的声音。

“不用管我，我没事！七组还有两个人，你们注意些。”青年抬起戴着蓝色袖标的手臂，抹开脸上的汗水，剑眉弯了弯，是个淡然且疲倦的苦笑。

离青年五百米外的参天大树后，隐匿着另一个青年，右臂戴着黄色袖标，他用枪头一顶迷彩帽帽檐，露出小麦肤色的英俊脸孔，竟是与受伤的蓝袖标青年长得一模一样，仿若照镜子一般！

他们正是杜寅和杜卯这一对孪生兄弟。

“虎妞，什么情况？”黄袖标青年是弟弟杜卯，他被睫毛上的汗水刺激得眼睛微辣，不得不用力眨眨眼睛，压低声音询问卧在身侧草丛中，同样汗流浹背的年轻同伴，“那是一组组长吗？”

被叫做虎妞的青年举着望远镜：“卯卯，是他，他受伤了。”

“什么？望远镜给我！”杜卯一听急了，抢过望远镜往远处张望。

这是一场警校大四学生的考核，全系四个班分为八个小组，在野外进行淘汰式比赛，最后剩下的人是哪个小组，则判定其全组为胜者。目前其他小组的人全遭淘汰，只剩下杜卯的七组剩两人，杜寅的一组剩三人。

“你想想怎么办吧，我先吃点东西，饿死了。”华南虎打开杜卯抢来的一包压缩饼干，囫囵塞进嘴里。虎妞姓华名南虎，名字霸气威风，其实是个白呆软属性的娃娃脸，体量单薄，脸蛋下巴还保持着婴儿肥，一副好欺负的模样。

“看他受伤的位置，不是什么要害，不碍事。”杜卯的嘴角勾起一丝坏笑，“虎妞，他受伤了，我们俩搞定他容易，但他还有两个同伴，我们得花力气去应付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先控制住我哥，然后我换上他的袖标引诱他的同伴。”

“又想装你哥？”华南虎指着他的鼻尖，“人家杜寅从来不像你笑得这么邪恶！一下就会被拆穿的！还有，别叫我虎妞！”

杜卯打掉华南虎手里的饼干，命令：“别废话！按我说的做！”

华南虎翻了翻白眼，舔舔嘴角的饼干渣：“是！组长！”他和杜卯是发小，小学是同桌，中学同校不同班，考大学又进了同校同系同班，更可怕的还是同一间宿舍，一直没能脱离杜卯的魔爪。

两人猫着腰穿过灌木，蹑手蹑脚地慢慢接近杜寅。杜卯从装备包里抽出绳索，英气勃发的长眸中闪烁着即将捕获对手的兴奋和杀气：“虎妞，你先藏好，一看到我控制住他，你就出来夺取他的对讲机和信号枪，动作要快！懂了吗？”

“唔……”华南虎敏锐的嗅觉察觉出异常，“等一下，杜卯，我闻到酸甜酸甜的味道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杜卯钻出灌木丛，咋咋呼呼地扑向了杜寅，紧张关切之情溢

于言表：“哥！你怎么受伤了？”

杜寅见到亲弟弟，喜出望外，趑趄着站起身：“卯卯！”

杜卯加快脚步，深情呼唤：“哥——”

杜寅张开手臂迎上：“卯卯——”

这兄弟情深的一幕在二人肢体接触的那一瞬间陡然发生剧变，杜卯一记长直拳破风直袭杜寅，杜寅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毫不惊慌，镇定地偏头避过，左手握住对方的拳头，右手五指一旋，使出一招黑虎掏心反击回去；杜卯反应迅速，侧身躲开，抬臂钳制住他的手腕，借力抵近杜寅，鼻尖几乎贴近他的鼻尖，他霸气跋扈地一笑：“哥，你既然受伤了，就不要徒劳挣扎了，安心被淘汰吧！”

杜寅缓缓展开眉，微笑着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卯卯，你太关心哥哥了，我只是番茄酱沾到裤子上而已。”

“虎妞！快出来救驾！”杜卯心下一咯噔，兄弟俩的身手半斤八两，平日里都是打成平手，如果杜寅没有受伤，他很难尽快拿下对方！

华南虎没能如他所愿地赶来接应，灌木丛中一阵扑簌簌的杂声，一发信号弹带着一屁股花哨的烟雾拔地而起，窜上云霄。

“虎妞！”杜卯怒急攻心，揉开杜寅回身去救。

可惜，遥远的广播响起——“七组成员华南虎淘汰！”

两个一组成员一左一右架着华南虎爬出灌木，喜笑颜开，拍杜寅的马屁：“组长真是料事如神啊！”

又一枚信号弹在半空中炸响，广播重复着：“七组组长杜卯淘汰，一组获胜，一组获胜……”



杜卯以一抵三，输了个一塌糊涂，咬牙切齿：“哥！你还能更阴险点吗？”

“我会再接再厉。”杜寅笑得温厚而纯良。

杜卯气急败坏：“我要和你断绝兄弟关系！”

杜寅摊手：“请便。”

“杜寅！我也跟你绝交！”华南虎一脑袋杂草，手舞足蹈地挣脱开挟持，抗议，“你作弊！我们严格要求禁止携带配备用品以外的东西，我们的干粮里哪有配番茄酱？”

杜寅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刚摘的野生小番茄，“哎哟，来参加淘汰赛快三天了吧？一直没吃到水果呢，小虎，你想不想吃啊？”

华南虎立马倒戈：“杜大哥你真是好人！”

杜卯真想吐血：“喂喂，虎妞，看我回去怎么弄死你……”

+++

静谧的警校的主任办公室里，门窗都关紧了，杜寅和杜卯这对孪生兄弟像标杆一样站得笔挺，风扇在他们的头顶呼呼地旋转，却依旧吹不散闷热的气息，制服被汗水濡湿了，紧贴着脊梁肩背。

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系主任年逾半百，满头银丝，端正地坐在办公桌那一头，蹙眉翻看着手中的资料。

汗珠顺着喉结不停歇地往下滑落，领口扣得密不透风，湿黏黏地勒紧脖子，杜卯用力咽下一口唾沫，真想扯开领带，再狠狠地灌下一瓶冰啤酒！

主任似乎察觉到了他的躁动，抬眼与他对视了，笑问：“你是杜卯？”

杜卯诧异地与杜寅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应道：“我是。”从小到大，同学、老师、

邻居甚至亲爹都分不清他们俩，而念大学三年多了，第一次见到系主任，这老头儿是怎么认出他的？

老头儿合起手中的资料，踱到兄弟俩面前，和蔼地眯起眼，看看这个，再看看那个——杜寅、杜卯，都是这一届最拔尖的学生，各科成绩不分上下。杜寅稳重低调，心思缜密，领导能力强，有总揽大局的决策力；而杜卯突出活跃，较为浮躁，个人英雄主义强，总有一些剑走偏锋的想法。

老头儿话不多，许久才开了腔：“杜寅，你觉得，弟弟有什么与你不同的地方吗？”

这个问题真是莫名其妙，杜寅眼里露出一抹迷惑的神色，沉静地说：“他比较淘气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霸道，无理取闹。”

杜卯没有被批准说话，嘴抿成一条直线，脸有些扭曲，眼神在说：哥！你这是讨打！

老头儿摇摇头，追问，“还有呢？生活上的细节，有什么和你不同的？”

“没留意……”杜寅茫然地扫了眼杜卯，认真思考数秒，显然是误解了什么，提高声音说：“但他从不干坏事。”

老头儿拍拍他的肩膀，转而询问杜卯：“你呢？你觉得哥哥跟你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杜卯难得逮着机会数落哥哥，像放闸洪水似的滔滔不绝地说：“不同的多了去！他表面很老实，其实一肚子坏水，又特别阴险，表面一套私下一套，经常装弱小装委屈！小时候干坏事都是他出损招指使我去干，结果大人们全

算我头上，什么都是我的错！幸好我爸分不清我们俩，打着哪个算哪个，他也没少挨打……”

“生活细节或者习惯呢？”老头儿忍着笑提醒。

杜卯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他走路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，不会外八，但我外八厉害；他洗衣服先用小牙刷刷领口和袖口再丢洗衣机，我是一股脑儿全丢洗衣机；他和别人意见不同就闭嘴，我会跟人吵；他思考问题是这样抱着手，耷拉眼皮子，我是挠头；他喜欢吃茄子，我很讨厌，还有大蒜，他最喜欢的蘸酱是蒜泥混醋，我喜欢香菜混酱油，他吃鱼背上的肉，我吃鱼肚子上的肉；他……”

“咳咳……”杜寅干咳了两声提醒弟弟不要再毫无条理地说下去了。

“他还是个左撇子……主任，你为什么问这些？”杜卯的声音小下去，也略觉纳闷，系主任是个高深莫测的人物，不可能有闲工夫专门找两个学生来拉家常。

老头儿没有回答，而是抛出一个新问题：“你们快毕业了，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”

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我想当刑警。”

老头儿脸上的笑容扩大许多，不明所以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绕回办公桌前，“那可是很难考啊，竞争激烈，不过目前呢，刑侦总队急需吸纳人才，由我推荐，直接录用……”

兄弟俩皆竖起耳朵，想得到主任推荐可没那么容易。

果不其然，老头儿竖起一根食指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但是，仅需一个人，我只推荐你们中的一个人。”

集体浴室到晚间九点后就没了热水，杜卯回来得晚，懒得去浴室了，干脆在走廊一侧的洗漱间扒光衣服冲个冷水澡。

“卯卯，主任找你们去说了什么？”华南虎在他旁边洗衣服，两手满是泡沫，“看你们俩从办公室出来，脸色都不太好。”

杜卯脱下衣裤，一言不发地洗了一阵，忽而开口问：“虎妞，你说，我强还是我哥强？”

华南虎搓着自己的衣服，撇嘴：“当然杜寅比你强，你就是个废物！喂！还没回答我呢，主任找你们去说了什么？”

“那老头说要推荐优秀毕业生给刑侦队，不用考试直接录用。不过只推荐一个，我哥比我强，所以推荐他了。喂，帮我搓背。”杜卯懒懒地往身上打泡泡。

“什么？”华南虎一愣，比杜卯本人还更不服气，一连串地质问道：“凭什么啊？你哪点比杜寅差？依据什么判断出你比杜寅差了？太不公平了吧？”

杜卯心下得意坏了，面上露出心死如灰的神情，说：“他比我稳重，比我谨慎，我不成熟……”

华南虎愤愤地搓着他的光背，好像是自己受到了天大委屈，嘟囔道：“哼！他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杜卯继续装忧伤：“这次淘汰赛他拿了冠军，以前获的奖项也比我多……”

华南虎揉揉他的脑袋，笨拙地安慰：“算了，卯卯，你别难过了，没必要

为这些事争强好胜，我们没有推荐也能当好警察，以后工作了，再和杜寅比一比谁的作用大，那才是有意义的事啊！”

杜卯顿了顿，敛起那一脸假消沉，扭头定定地看向他。

“怎，怎么了？”华南虎不自在地缩了缩。

杜卯如释重负一般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仿佛下了什么很大的决心，转而，一头扎进装满冷水的盆里，洗掉脑袋上的泡沫，再抬起头时，猛甩身上头上的水，溅了华南虎一身湿。

“喂！我刚洗的澡！刚换的衣服！”华南虎连连避让，破口大骂，“你是狗啊？甩什么甩？！”

杜卯穿上一条干净内裤，恢复嚣张嘴脸，把脏衣裤卷一卷，投篮球一样投进华南虎的盆里，顺手一拍他的屁股，一摇三摆地走了，丢下一句话：“华妃，顺便给朕一起洗了！”

“谁顺便啊？自己洗！”华南虎爹毛，“还有，华妃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有病啊？”

清晨，警校的食堂里人声鼎沸，华南虎嘴里叼着个馒头，目光锁在就业资料上，眉头紧皱：自己胆小，念书倒是挺擅长的，考个警局里的文职不难；但杜卯理想的工作名额不多，考核严格到堪称严苛的地步。

杜寅端着餐盘走来，腰杆笔挺地在他对面坐下，矜持地一抿嘴：“小虎，早上好。”

“嗯，早上好。”华南虎和杜卯是发小，和杜寅却不算太熟络。他也不喜

欢杜寅，暗暗吐槽：瞧那矫情的德性，装模作样，看着就想吐！

杜寅用左手拿起勺子舀了一勺小米粥送进嘴里，随口问：“小虎，卯卯没跟你一块儿？”

“他东西忘带，回宿舍拿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华南虎头也没抬，心不在焉地翻了一页资料。

“没什么事，就想问问你，卯卯昨晚回去有没有闹情绪？”

华南虎哼了声：“怎么没有？他每晚都闹情绪，嫌上铺吹不到风扇，跑到下铺来和我挤，热死我了。”

杜寅舒展开释然的笑：“哦，这坏孩子……”

华南虎歪歪脑袋，盯着他半晌，问：“杜卯，你干吗装你哥？”

装成杜寅的杜卯被小米粥呛着了，连连咳嗽：“咳咳……我，咳咳，你怎么发现的？”

华南虎噗嗤发笑：“你笑的时候眉梢上挑，嘴角还是歪的，一看就是坏人，人家杜寅笑起来可儒雅斯文了。”

杜卯把勺子从左手换到右手，扒拉着稀饭追问：“嘴角哪边低哪边高？”

华南虎伸出手指戳戳他的脸：“左边高右边低。”

“这样呢？”杜卯温和地笑了一下。

“还是一脸坏样。”华南虎摇头，“你什么时候笑得像不像杜卯，就像杜寅了。”

“这样呢这样呢？”杜卯重新笑。

“不像……咦？你为什么要学杜寅？是不是又想要我？滚！”华南虎警觉起来，将资料夹在腋下，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，端起餐盘要走。

“不是不是！”杜卯连忙拉住他，压低声音说，“还有几个月就要工作了，

我如果能从各方面赶超我哥，说不定主任会改变主意！”

“你学他能改变什么啊？”华南虎简直要被杜卯绕晕了！

杜卯从餐桌对面挪到华南虎身边，贴近他的耳朵，声音低得不能再低，说道：“主任嫌我浮躁跳脱，不严肃，偏爱杜寅那副成熟稳重的狗样子，其实杜寅能比我成熟到哪里去？还不都是表面工夫？我可以改的嘛！改成那老头喜欢的样子，八成有希望啊！虎妞，帮帮我！”

华南虎将信将疑：“可是你学他，我能帮上什么忙？”

杜卯殷切地看着他，求道：“你是旁观者当然看得更清楚！我哪里和杜寅不像，你就提醒我，我一点点的改！”

话音未落，真杜寅一手端着餐盘，一手插在口袋里走过来，打招呼：“小虎，卯卯，早啊。”

“早你大爷。”杜卯没好气。

“我大爷不就是你大爷？”杜寅面不改色地教训，“你这狗脾气，别人怎么放心推荐你？”

“杜寅，你一大早的要找不痛快是不是？”杜卯被戳到痛处，梗着脖子就想咬人。

华南虎忙摔下餐盘拉住他：“卯卯，在这打架要记过的！”

杜寅风轻云淡地抽出手，掸掸杜卯肩上的灰，说：“从小就不让人省心，快改改吧。”

杜卯看着哥哥走远的背影，气得额上青筋直暴。华南虎呼出一口气，不满足道：“他的态度确实很欠扁，什么人嘛！”

“刚才我说的事，你倒是帮不帮啊？”杜卯低声下气地巴结，“虎妞，我

和你最好了，帮帮我吧！”

华南虎缴械投降：“别肉麻了！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我有什么好处？”

杜卯搓着手开出条件：“我以后再也不欺负您了，给您打饭打水洗衣服，供您鞍前马后差遣伺候您！”

“成交！”华南虎喜滋滋地一点头，立刻命令道，“首先不许再叫我虎妞！”

“哦！小虎。”

“不行，叫虎哥！”

杜卯马上就要翻脸：“你明明比我小……”

“嗯？”华南虎瞪眼。

杜卯蔫了，老老实实地唤：“虎哥！”

“这才乖嘛！”华南虎忍笑忍得肠子抽筋，他这个发小，像一只又凶又赖皮的恶狗，讨吃摇尾巴，吃饱就走，没准还会凶人。上一次杜卯这么低声下气，是在高考时求他和自己报同一个学校，开出天花乱坠的条件，一整个暑假讨好他，结果等他一入警校就读，这货摇身一变成了大爷，什么条件都耍赖掉了。

杜卯开始正儿八经地学杜寅，宿舍里除了华南虎还有另外两位同学，他嫌人多口杂，不在宿舍里学，每天早上比别人早起半小时，躲在学生活动室一处摄像头拍不到的盲点，练习用左手写字和用筷子夹黄豆。

华南虎被迫陪着他作掩护，拿着一本书装模作样地看，呵欠不断：“我说，你学左撇子干什么？这算什么优点？”

“杜寅双手协调能力比我强，双手开枪的命中率也比我高，我左手不够



灵活，必须多加锻炼。”杜卯的理由冠冕堂皇。“对了，买了个熨斗，我忙得很，你每天起床记得给我把制服熨平整了。”

华南虎简直莫名其妙：“你有病吧？我们制服随便洗都是平整的，要什么熨斗？别给我没事找事！”

“不行，你看我哥，制服上一个褶子都没有。”杜卯指着自己领子上一道根本没人会留意的浅浅褶皱，“我哥每天早上都会熨衣服的！细节体现品质，严谨是个优良习惯，小事不严谨，怎么能做大事？”

“好的不学，尽学矫情的花样。”华南虎做了个夸张的呕吐姿势，“小娘们都没你们兄弟俩矫情！”

左手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，但杜卯一页页地练习着，视线没有离开手中的笔，他好强认真的样子很讨人喜欢。初夏的太阳早早地升了起来，透过百叶窗照在他的脸上，下巴和鬓角上并不坚硬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，阳刚英俊的下颌线条很性感，小麦色的皮肤干净健康。

华南虎伸手拿下他嘴角的一小粒面包渣，心情矛盾地自言自语：“我觉得你还是你的样子最好了，像杜寅一点儿也不好。”

杜卯一丝一毫也没留意到华南虎的忧虑，恶狠狠地下决心：“下周就要外出实习了，到时我再学他走路的样子和其他习惯，我就不信比不过他！”

“不知道我去哪里实习呢，第一次出去工作，做不好就糟糕了……”华南虎忧心忡忡。

“在玉色山警局，跟我一组。”杜卯信心满满地打包票，“你有我在，你就别担心。”

华南虎诧异：“实习安排还没公布呢，你怎么知道？”